

# 市民农园促进人际互动和谐关系研究综述

袁萍萍, 简小鹰\*, 陈雁, 王瑞雪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 北京 100193)

**摘要** 从改善家庭内部关系, 改善园内家庭之间的关系到改善园外更大人际网络的关系 3 个方面, 对市民农园促进人际互动和谐关系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认为市民农园作为一种农业形式和休闲方式,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 有利于克服人际互动关系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缓解社会隔阂日益增长的趋势, 对于促进人际互动及构建人际和谐关系方面, 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 市民农园; 人际互动; 和谐

**中图分类号** S18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3)04-01608-06

##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Promotion for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of the Allotment Community Garden

YUAN Ping-ping et al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e promotion for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of the allotment community garden were elaborat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improving interactions among family members, different familie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garden and members of a wider community outside the garden. With China being industrialized and urbanized quickly, the allotment community garden as a form of agriculture and recreation, helps to solve problems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ssists in curbing the trend of social estrangement and plays its due role in promo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rough exercising positive effects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Key words** Allotment community garde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Harmonious

市民农园作为一种农业形式和休闲方式, 出现于 19 世纪初的德国,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我国, 并逐渐发展壮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社会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发生变化, 这是促进市民农园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然而, 市民农园的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被定义为种菜收菜等经济活动和缓解食品安全压力的有效途径上, 它还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学价值, 即通过参与市民农园,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得到加强, 并对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市民农园成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园内家庭之间以及农园内外沟通的重要媒介, 促进了人们物质、感情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使得日益增长的社会隔阂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对人际互动关系产生了深远的促进作用。笔者旨在综述市民农园促进人际互动和谐关系的研究。

### 1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 主要从夫妻双方的情感互动及家庭代际关系的改善两个方面来阐述。家庭代际关系的改善主要从孩子与父母的互动, 孩子与祖父母的互动以及父母与祖父母的互动 3 个方面来阐述。

市民农园首先被定义为一个“家庭事件”<sup>[1-2]</sup>; 市民农园是家庭间男、女、老、少对话与进行健康活动的最佳园地<sup>[3]</sup>; 在市民农园中, 信息的交流, 共同的活动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参与式学习都更可能发生, 因为市民农园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纯粹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活动<sup>[4]</sup>; 市民农园的存在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文化和物质的交流, 增加了他们的交流机会<sup>[5]</sup>; 市民农园有利于家庭健康和心与心的交流<sup>[6]</sup>; 对生活于快节奏的城市的居民而言, 市民农园一方面使其接触了自

然, 增长了知识, 另一方面在劳作中增进了家庭亲情<sup>[7]</sup>。

夫妻一起到农园工作, 能够增加相处时间和沟通机会, 增进夫妻感情, 维系其关系<sup>[8]</sup>。市民农园成为不同代际间沟通的重要场所<sup>[9]</sup>;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很多成员都是一家三口、甚至是三代同堂、扶老携幼地来到自家租种的田间地头<sup>[10]</sup>; 劳动份额成员每周末都到农场进行耕作, 每次来时都带着家中的孩子和老人, 认为“小毛驴的生态农业耕作是唯一一种能够让三代人一起参与的活动”<sup>[11]</sup>; 明媚阳光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相书坐在田边的矮椅子上慢悠悠地摘菜, 80 岁高龄的他开心地宣称, 自己是为在这租地种菜的女儿打工, 图的是一家人共同劳动, 其乐融融<sup>[12]</sup>。

孟杰(2010)<sup>[13]</sup>作为市民农园的用户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述了自己与女儿的关系是怎样通过参与市民农园而改善的: 孩子喜欢土地并爱观察菜苗的长势, 这时候她是愿意接受大人的建议、分析和教育的。于是, 他借此机会教育女儿怎样系统观察事物, 和女儿一起分析事情, 让女儿独立理性思考, 并通过种植菜苗的好坏来检验思考正确与否; 通过小菜园的运作来教育孩子怎样为人处事, 通过“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类比“努力又用对方法去学习, 才可以取得好成绩, 增长自己的能力”, 改正孩子以往的坏习惯和坏毛病。市民农园这一有意义的活动项目, 丰富了孩子的生活, 也增加了他与孩子交流的机会和空间, 孩子更愿意随家长外出或一起从事一些活动。由于去菜地一般会占用一天时间, 孩子不自觉就会报告自己哪天有空, 培养了孩子的时间安排和管理能力; 和孩子一起共事, 有了共同的活动, 共同的思考逻辑, 交流也更顺畅。

结合笔者在北京林学会苗圃“乡下两分地, 我家菜园子”项目的实地研究发现, 市民农园的确是促进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到了周末, 基本上是夫妻二人或至少一方来农园种地。有的妻子还处在怀孕阶段, 有的父母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来体验田园生活, 还有的孩子稍微大点就跟着父母干

**作者简介** 袁萍萍(1988-), 女, 湖南永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农村发展及其模式、组织研究, E-mail: yuanpingping119@126.com。\* 通讯作者,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农村发展、社会发展规划、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12-12-24

农活了。当然,也不忘了家里的老人,有老两口一块跟着来的,也有轮流来的,有精力地便饶有兴趣地劳作一番,不然就在旁边晒晒太阳,欣赏下田里的庄稼和土地。

## 2 园内家庭之间的互动

园内家庭之间的互动,主要从园内劳作时不同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收获时蔬菜互赠的友谊往来及农园其他附属活动引发的互动3个方面来阐述。

市民农园的发源地德国,特为市民农园制定法律,在《联邦市民农园法》中规定了市民农园五大功能,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休闲娱乐及社交的场所”<sup>[9]</sup>,指出了其对促进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的作用;市民农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其有组织性的管理机制,市民农园已成为社区的一种设施,是一个社会互动的场所<sup>[4]</sup>;人们在市民农园里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扩大了交际面<sup>[3]</sup>;市民农园中的社会互动程度更高,因为不同的家庭在空间距离特别近的环境下做联合的活动<sup>[4]</sup>,这阐述了市民农园促进园内家庭之间互动的有利条件之一,即市民农园为不同份地的集中地,农园份地与份地之间距离特别近。这一点,在“我家菜园子”项目的实地研究中也发现,相邻地块的几户人家的互动明显就多于相距较远的地块人家。

市民农园的存在促进了市民之间的感情、文化和物质的交流,增加了他们的交流机会<sup>[5]</sup>;有关市民农园的活动,提供了不同社会层次居民交流的可能性,一些单亲家庭、残疾人与海外移民也从中得益<sup>[14]</sup>;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使社会面临着失业、生活条件差、城市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市民农园可以为老人、儿童、城市中无花园的住户提供一个自然休闲的社会交流空间<sup>[7]</sup>。就这一点而言,当今城市里除了少部分人拥有别墅及别墅附带的小花园以外,大部分都是公寓,人们没有附带的花园。根据观察及查阅文献,有些居民自发地在小区内或附近的荒地开辟菜园,有些小区甚至有这种居民可以在小区内租一块地的服务制度,还有的在内阳台和外阳台也种花种菜,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别墅附带花园、小区内及附近荒地的菜园,不满足于只是在阳台种菜而要亲近泥土的人而言,城郊的市民农园提供的菜地租赁无疑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人们就种子的选择、害虫的防治以及种植技能方面的交流,对于农园里友谊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这种友谊,构成了市民农园社区得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友谊的重要性已成为农场用户之间盛行的主题,渗透到许多市民农园社区里。市民农园一般而言吸引某种类型的人群,即“一个在行为和品格上都道德的人”。此外,人们参与市民农园的动因调查中,有21%的人是为了获得其他参与者的陪伴<sup>[2]</sup>。

**2.1 园内劳作时不同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 园内不同家庭之间在劳作时的互相帮助可以提高效率;随着彼此劳作互动的增多,人们互相熟识并互相照看菜地,有效减少了偷菜现象。集体劳作可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大家可以分享收获的喜悦<sup>[15]</sup>;在私家农园里,农作物的产量可能由于劳力缺乏、照看不周而低下,但在市民农园里,家庭之间的合

作以及规模效应带来的较好的供水和其他资本投入、作物管理技能,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sup>[4]</sup>;由于农园用户接触和交往的增多,社会联系的纽带日益增强,人们互相照看菜园,不让小偷有机可乘,因而农园内曾经出现的偷菜现象大大减少<sup>[2]</sup>。就偷菜现象而言,国外的市民农园大都不是营利性的,租金很低,因而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只是靠市民农园租户组成市民农园用户协会来组织一些活动等,维持农园的正常发展,所以在园内无人的时候,附近的人或路过者就可能顺手牵羊,造成蔬菜作物的损失;但在中国,由于改变了非营利的性质而变得营利,将农园作为一种旅游项目来经营,所以会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或看守等工作人员,因而在园内无人时,农园也得到有效的保护,免受园外人士进园偷摘。

农园用户之间互相学习,并从种菜延伸到人生其他领域。比如,在劳作过程中,农园用户之间会互赠多余的种子、幼苗等,或者在种子的选择、害虫的防治以及种植技能上,互相交流看法和经验,通过观察、提问、示范和模仿互相学习<sup>[2,16]</sup>。有些年轻人参与农园是因为农园为年轻人提供了与年长者互动的机会,年轻人渴望从年长者那里学到种菜技能和人生经验,也可以增强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sup>[2]</sup>。有些市民农园用户,如一些老人、下岗员工以及一些精神上受过刺激而有点问题的人,他们参与市民农园的主要动力是人际互动。在农园中,他们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某种团体或社区。如果不去市民农园的话,他们就只能呆在家里,没人说话而只是面壁发呆<sup>[17]</sup>。其实,在这样一种田园生活背景下,人们会活得更加质朴,学会分享,也从真诚的互动中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

**2.2 收获时互赠农产品的友谊往来** 收获时蔬菜、水果和花卉的互赠,可以促进友谊的产生和发展<sup>[18-19]</sup>，“因互赠礼物建立起关系(Gift Relationship)”<sup>[1-2]</sup>。有了一块确定的土地,就有了基于土地而相识的邻居和同路人,顺路的相约着去菜地,收获了不同品种的菜相互送一点,这种人际关系让人感到极其温馨和谐<sup>[13]</sup>。比如,在“我家菜园子”项目中,经常有人将多余的种子分给附近其他地块的人们用,经常有这家西葫芦收获得特别多,那家菠菜收获得特别多,于是互相赠送,这样两户人家都可以品尝多种蔬菜。

“礼尚往来”的文化正渗透在市民农园内部并贯穿整个季节,农园用户都是双重身份,既是给予者又是接受者;农园用户珍惜他们给予的权利,有些用户特意多种些菜来赠予亲戚朋友;Greenwich的一个拥有150个常用用户的市民农园协会表示,许多坚固的友谊就发源于市民农园,他们分享多余的种子和幼苗<sup>[17]</sup>;Bonny(2010)<sup>[2]</sup>在其研究与多位市民农园农户做了访谈:Helen初来农园时,邻地的租户主动和她分享西红柿种子,这体现了农园的慷慨文化;而访谈本身也反映了农园的慷慨文化,因为用户们都和访谈者分享他们的成果。

**2.3 农园其他活动引发的互动** 除了在农园内劳作时不同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和收获时蔬菜互赠的友谊往来,市民农园内还经常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附属活动,这些活动也发挥着

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效促进了人际互动。

首先,市民农园用户协会、委员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市民农园委员会或市民农园协会之类的组织的存在与否及发展程度,都影响着市民农园整体的社区感,用户之间的互动程度,以及社区统一的强度。例如,Archibald Road 市民农园没有市民农园委员会,所以其社区感不像其他市民农园那么强,份地租赁者之间的互动也仅限于相邻的地块之间,份地租赁成员数量也相对较少,其社区统一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减弱<sup>[2]</sup>;如果在市民农园协会里有会员这样的集体认同身份,社会互动程度会更高<sup>[4]</sup>。这样,也可促进市民农园的规模、面积的扩大,从而反过来促进农园协会和社区统一感,使市民农园更好地发展。

其次,市民农园用户协会履行其对社区的责任,组织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让农园用户们聚集在一起,并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增强农园社区的认同感,扩大农园社区的影响力,以此来促进社区的发展和谐<sup>[17]</sup>。一些市民农园用户协会,比如 Maylands 和 Dunningford 市民农园用户协会,经常组织集体劳作,如一起清扫园内的垃圾,增进彼此的了解,增强社区的凝聚力<sup>[2,20]</sup>。市民农园中存在大量的跨代际多文化的参与,同时也有多范围的非园艺活动发生,如朋友聚会、邻居会面,或是举办联欢晚会<sup>[21]</sup>。农园给成员提供社交的机会,不仅在农园内,也在农园外,如晚餐、音乐会和慈善捐赠等<sup>[22]</sup>。市民农园内还有其他活动,如大家一起庆祝节日、生日或丰收日。大家在公共的厨房一起做饭菜,一起用餐,还有在小棚、桌凳或园内其他公共空间烧烤、野炊、喝早茶等,就像俱乐部一样<sup>[2,15]</sup>。农园之间的公共场所成为孩子们发展友谊的场所,而一些特别的儿童晚会使得孩子们也能够参与集体活动,这些都会增加他们的社会交往技巧<sup>[14]</sup>。就孩子的互动方面,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孩子在园内公共空间的玩耍会促进他们的友谊,而孩子之间的友谊也会促进两家大人之间的友好互动和往来。

### 3 农园内外之间的互动

关于农园内外之间的互动,主要从改善并拓展亲朋邻里关系、农园与当地社区的互动(城乡互动)及安全社区、美好城市与和谐社会3个方面来阐述。市民农园的社会效益不局限在那些耕作土地的人。份地作为更广泛的人际网络的聚焦点,如一个份地租赁者描述成员之间的链条就如“冰山一角”,不仅存在于农园用户之间,更是扩展到家人、朋友和邻居等,从市民农园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和人际网络<sup>[17]</sup>。

**3.1 改善并拓展亲朋邻里关系** 改善并拓展亲朋邻里关系,主要强调园内家庭与未参与农园的家庭之间的互动。由于参与市民农园,市民们跟亲朋好友和邻居们分享种菜的故事,收获时赠予蔬菜,邀请他们到农园游玩,有的亲朋邻也受到感染而加入市民农园。陈劲甫等研究了市民农园服务品质与整体满意度、续约意愿和推荐意愿的关系,提出用户的推荐意愿和推荐行为可以用作评价市民农园成功与否的指标之一,指出市民农园在人际互动方面的作用。Acton (2011)<sup>[22]</sup>在其研究中总结了很多关于市民是怎样得知并参

与市民农园的案例,很大一部分人是在被带动而参与市民农园的。比如有个人因偶然帮朋友照看份地而喜欢上并长期参与市民农园达27年之久。

市民农园中可开展公共教育项目,举行社区公共会议、社区娱乐派对等活动,这不仅能动员家庭全员行动,促进社区内部代际和跨文化的互动交流,而且能鼓励亲朋好友加入,促进社区与外界间的多元交流<sup>[23-24]</sup>。伊利诺伊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优质的公共绿地空间,可以促进城市居民良好邻里关系的形成,并且增加居民的安全感<sup>[24-25]</sup>;积极主动地参与市民农园,可以促进家庭、朋友和邻居间的正式或随意的社会交往<sup>[27-31]</sup>。

市民农园还发挥着社区活性化作用,为市民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园地,有助于改善邻里关系;因耕种而增加与亲友谈话话题,也因农产品的赠送而拓展其人际关系<sup>[8]</sup>;促进邻里关系更紧密融洽,促进社会互动<sup>[32-33]</sup>。市民农园逐渐发展为为各种人群提供休闲娱乐、学习交往等多功能的场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市民对于都市农园的需求呈逐年上升趋势,各国政府也注意到市民农园在促进人际交往、提高环境质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加大了都市农园的建设力度。市民农园作为家庭、亲友的交流场所,是露天的会客厅,可促进人际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可以增强地域活力,缓解城市孤独<sup>[34]</sup>;市民农园的存在促进了市民之间的感情、文化和物质的交流,增加了人们的交流机会<sup>[5]</sup>;市民农园成为市民沟通的重要场所,使得城市中日益增长的社会隔阂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sup>[9]</sup>。

**3.2 农园与当地社区的互动** 市民农园使市民与农民之间实现互动,共享丰收的喜悦。据民意调查,日本都市农业在为都市人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方面,发挥了6个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加强了市民与农民之间的交流<sup>[35]</sup>。市民农园活动增加了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sup>[36]</sup>,农家和入园者之间通过技术指导,比较于一次性的接触,一年间的接触具有能够更密切交流的优点。近年来,市民通过休闲的方式栽培农作物,加强了城乡交流<sup>[6]</sup>。

城乡融合,健康生活,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指数。相对于城市核心区的街道和社区而言,市民农园就更像是城市中的绿洲<sup>[32]</sup>。董利民、张学忙<sup>[37]</sup>着重指出:在我国长期推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下,发展都市农业,比如市民农园,可以协调工农关系,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使农民、农业和农村独立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体系之外,难以带入现代城市经济、社会、政治体系之中,失去了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使农民、农业、农村难以平等地享受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以及现代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阻碍了农业及农村的进步和发展,致使城乡差距扩大。发展都市农业可使农民市民化(准市民),农业商品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形成工农关系协调、城乡协调发展的纽带,加速农村城市化,进而有效地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和协调发展。

马俊(2008)<sup>[38]</sup>也指出,在城市居民离“三农”越来越远的大环境下,在适当的条件下开辟一小部分土地让市民前来

耕种劳作,也是一种具体形式的城乡互动;市民农园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收入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对“三农”有感情的市民休闲问题。对他们来说,其对土地的合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新增的大量曾在农村居住的“移民”的生活习惯。随着中国城乡户籍政策的逐步改革,大量农民工及其家人将会落户城市,城市规划和绿地建设应该考虑这部分人的特殊需求,比如钟情的家乡特色蔬菜还能在小区种植,富有家乡风情的老乡聚会场所等,这对于丰富城市文化,建设和谐社区具有参考意义。

**3.3 安全社区、美好城市与和谐社会** 市民农园可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①直接社会效益,如利于构建和平社区,为市民提供社交的场所,有助于发展友谊,促进观念交流,市民间蔬菜、水果和花的互相赠送等;②间接社会效益,如社区感的增强,社区团结和统一等<sup>[18-19]</sup>。“发展社区 Growing Communities”一词源于美国市民农园协会“American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是该协会综合过去 20 年于多家各种类型的市民农园的工作经验而提出的<sup>[39]</sup>。Nemore (1998)<sup>[21]</sup>在代表纽约州参议员写给纽约州参议院的报告中,以植根于社区(Rooted in Communities)为名,强调市民农园对社区的重大作用,提倡对纽约市民农园的保护,这与纽约州的“开放空间计划(Open Space Plan)”相符合。Burchardt et al. (2002)<sup>[40]</sup>提出了社会包纳的 4 个关键方面,为消费、生产、社会互动及政治参与;Sempik & Aldridge (2005)<sup>[41]</sup>在“社会和治疗园艺(Society and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STH)”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个社会包纳的框架,认为 STH 园艺以其提供高质量的绿色蔬菜水果、有意义的农艺生产活动、促进社会互动及参与决策 4 个方面促进了社会包纳,有助于安全社区、美好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下从文化交流、减少犯罪、社区认同、集体效能、当地社区、和谐社会 6 个方面来论证市民农园对促进安全社区、美好城市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市民农园可促进文化交流。参与农园的市民来自多种背景和文化,人们从事园艺活动的方式也相差很大,所以市民农园成为不同类型人群的融合场所和人们相互学习的地方;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通过参与市民农园促进了文化交流,发展了新的友谊<sup>[16]</sup>。花园作为一种当地环境,市民在家或者在社区就可以直接体验到,任何年龄、收入、教育和民族背景以及文化背景的人都可支付得起并可进入<sup>[26-31]</sup>。Nemore (1998)<sup>[21]</sup>在其研究中,到纽约市的 Green Thumb 的大部分农园发放调查问卷,报告展示了市民农园中大量跨代际多元文化的参与;圣路易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市民农园能促使不同族裔间的交流<sup>[24,42]</sup>,通过在校园里开展市民农园,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共同参与园艺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可以减少“N”(Nigger,对黑人的蔑称)词的使用,缓解种族歧视<sup>[43]</sup>;市民农园也能促进不同国别间的交流<sup>[9]</sup>,为跨代际和跨文化的联系的建立提供机会<sup>[33]</sup>;通过市民农园的活动,减缓了对同性恋的歧视,促进了人们对同性恋的理解和认可,也让同性恋融入社会<sup>[2]</sup>;市民农园缓解了城市中弱势群体的社会矛盾,缓解了社会压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sup>[7]</sup>。

市民农园可减少犯罪。科学研究发现,随着社区绿色空间的扩大,犯罪率降低。因为植物可以减缓心理劳累,而心理劳累是引发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sup>[44]</sup>;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耕作交流,减少了文化偏见和心理隔膜,犯罪率也自然下降了<sup>[32-33]</sup>。市民农园被一些公安部门认为是社区内防止犯罪的有效策略,比如在费城某区,警察帮助居民清理空地并培育农园后,其偷盗率减少了 90%<sup>[45-46]</sup>;三藩市的一个市民农园开展一年后,当地的罪案亦下降了 28%<sup>[47]</sup>。

参与市民农园可使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明显得到增强,这给市民之间关系的建立、发展和巩固提供了机会和空间<sup>[2]</sup>,有利于构建社区精神,增强社区认同感和荣誉感<sup>[24,32-33]</sup>;市民农园可提升社区拥有感,促进社区认同和提高社区精神<sup>[16]</sup>;市民在农园里劳作时的互帮互助让他们有一种更强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仅是对农园这个环境,更在于与其他市民的联系<sup>[48]</sup>;农园和公共的开放空间对人们而言,终其一生都有特殊的意义<sup>[23]</sup>,而且可以提高社区满意度、社区归属感,加强社会接触,促进社会网络的发展<sup>[25,31]</sup>;Comstock et al. (2010)<sup>[31]</sup>在一篇文章中调查了“参与农园活动的居民是否具有更强的社区精神”的问题,得出结论,参与家庭或社区环境下的园艺活动的居民,拥有更程度的社区依恋感和对社区的认同感。

社区认同感、自豪感的增强,可以提高社区的集体效能。市民农园已经从起初的个人份地变成了市民社会和参与式民主的温床<sup>[49]</sup>;市民农园可以整合社会资源<sup>[32-33]</sup>,还可以提高集体效能,因为邻居之间更乐意互相帮助<sup>[31]</sup>;人们这种对城市园艺的兴趣也通常促进了在其他社会问题上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努力<sup>[16]</sup>;市民农园给社区组织提供场所,有助于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努力来解决其他的社会问题;市民农园给年轻人一个安全的场所来与同龄人互动交流,也可让他们参与到有意义的活动中去<sup>[46,48]</sup>;农园也使社区得益,通过改善人们之间的关系,提升社区自豪感,并为更广阔的社区发展和社区动员提供动力<sup>[24,47]</sup>;农园在社区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并对其他积极的以场所为基础的社会活力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比如产生集体效能<sup>[30-31]</sup>;有证据显示,以场所为基础的,可以促进社会网络和社区参与的干预,可以促成更强的社区联系<sup>[31,50]</sup>;可以促进文化活动和提供社会互动和绿色空间的场所的干预,可产生更高层次的社区联系<sup>[31,51]</sup>;市民农园代表社区环境的例子,可以把人们与农园这个地方联系起来,已经被证实对提高社区和个人利益有促进作用。以地方为基础,是自然的场所,并以活动为基础,是农园的“深远影响的中心”<sup>[29,31]</sup>。

市民农园不仅在农园内部发挥作用,而且在农园外更广泛的社区和社会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市民农园举办活动和展览,并延展到当地社区,让他们也参与到市民农园中来。在 Ilford 和 Redbridge 市民农园的一个节日吸引了大约 1 000 人,让当地慈善机构和社区团体也参与进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市民农园既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也作为一个私人场所,促进了社会之间以及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关系的发展<sup>[22,52]</sup>。

更广泛的,获得当地社区支持的网络,有助于巩固农园用户已付出的努力,使市民农园作为“增长未来的一部分而不是消逝过去的一部分”<sup>[1-2]</sup>。一个针对公众的、以社区为导向的事件或活动,或者一个在市民农园日历上的重大事件,如“园艺帐篷”中,每个市民农园都有自己的展示,这些表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给市民农园提供了“与人们谈话”的机会和“教育公众”的机会<sup>[2,53]</sup>。受“礼尚往来”文化的影响,人们互相赠送农产品,已经由市民农园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并且从园艺展示到捐赠给圣弗朗西斯救济院,这展示了市民农园对更大社区、更广泛社会的价值和意义<sup>[2]</sup>。

市民农园这一系列的功能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市民农园有助于缓解城市生活的互相隔绝的状态:Greenwich的一个拥有150个常用用户的市民农园协会表示,许多坚固的友谊就发源于市民农园,“对一个新的份地邻居最初的问题不是‘你是做什么的’而是‘你打算种什么’”,并分享多余的种子和幼苗<sup>[17]</sup>;园艺可促进群体的形成,这反过来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及交流技能的提高<sup>[41]</sup>;群体性的园艺治疗可以促进社会互动<sup>[41]</sup>,比如美国人在纽约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市民农园对社区有积极的影响,促进了社会和谐<sup>[47]</sup>;Thorpe(1995)认为,市民农园的重点应该放在“家庭,美,社区,舒适,尊敬,生产力,为展示而种,为好玩而耕,为休闲而耘”;现在市民农园更加得到大众的关注,不仅因为人们更加注重本地安全食品供应,而且人们更加关注运用市民农园的形式在城市内营建生机勃勃的和谐安全的宜居社区<sup>[54]</sup>。如美国最大的市民农园项目Green Thumb,在2011年的项目手册中就强调该项目致力于营造健康、安全、清洁、和谐的社区<sup>[55]</sup>。

#### 4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市民农园对于促进人际互动和谐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以往的文献从3个方面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改善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改善参与市民农园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改善农园内外到更大人际网络社会的关系。①在园内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方面,很好地阐述了市民农园促进了不同代际间的交流。②在园内不同家庭之间的人际互动方面,文献皆指出了市民农园作为社交场所的功能,促进了人际交流;从3个方面,如劳作时互助,收获时互赠以及其他与市民农园用户协会相关联的一系列活动,阐述了市民农园具体是怎样促进人际互动的,并指出市民农园用户协会存在的必要性及发挥的重要作用。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详尽。③在农园内外之间的互动方面,文献主要强调农园为人际互动提供空间和机会;一些强调农园特性,如公共的绿地空间和要求积极主动参与,导致农园在人际互动方面起着相对比较特殊的作用;还有的指出亲朋邻被带动参与农园是通过“推荐意愿和行为”分享、赠送蔬菜、邀游、“偶然帮朋友照看份地”和“鼓励亲朋邻参与农园其他活动”到加入的一系列过程,并辅以具体的案例。但是,以往的研究文献仍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后续研究予以关注。

**4.1 案例需更多、更具体、更全面细致分类** 搜索到的文献提供了一些案例来论证市民农园对促进家庭内部成员之间

的互动的作用,但需要更多的实地调研,比如访谈、观察和问卷,来收集更多的、更具体的案例以论证。在改善并拓展亲朋邻关系方面,具体从分享、赠送、邀游和加入一系列过程来阐述,有一定的案例,但案例不太多,访谈涉及的方面各有侧重,但合起来不够全面。对案例的调研需更广泛也更有深度,进而以更多案例,更细致全面的分类来收集信息。

**4.2 需要关注定量研究,重视数据的作用** 以往的文献大多是基于农园成立之初的目的和功能的研究,一些文献做了实地调研,有定性研究,如访谈,也有定量研究,如使用问卷统计出数据,但大部分是定性研究,采用访谈的形式,数据较少。要做好市民农园的研究,仅有定性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定量研究的数据支撑。一些定量研究的文献,从农园の利用情况、租户在农园内的活动的多样性以及租户参与农园的带动效应等做了数据分析,注重问卷和访谈等方式的结合,但是缺乏更细致全面的数据。因此,后续的研究应着力于用更细致的分类指标,更精确的数据来展示市民农园到底能给人际互动和谐关系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善,比如市民农园用户是怎样参与进来的,有多少比例是通过已参与农园的人带动的。

#### 参考文献

- [1] CROUCH D, WARD C. The Allotment: Its Landscape and Culture [M]. 2nd ed. Nottingham: Five Leaves Publications, 1997.
- [2] BONNY E. The landscape and culture of allotments: a study in Hornchurch, Essex [D]. School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2010.
- [3] 范子文. 观光、休闲农业的主要形式 [J]. 技术监督实用技术, 1998(2): 25-26.
- [4] DRESCHER A W, HOLMER R J, IAQUINTA D L. Chapter 18: Urban homegardens and allotment gardens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M] // KUMAR B M, NAIR P K R. Tropical homegardens: a time-tested example of sustainable agroforestry.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6.
- [5] 周玉新. 日本市民农园的经营模式研究 [J]. 世界农业, 2007(11): 42-46.
- [6] 江洪涛. 日本的市民农园建设 [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8, 18(5): 114-115.
- [7] 张慧, 夏宇. 家庭园艺设计研究 [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27): 14924-14925.
- [8] 范子文. 德国的市民农园 [J]. 世界农业, 1998(7): 49-50.
- [9] 陈芳, 冯革群. 德国市民农园的历史发展及现代启示 [J]. 国际城市规划, 2008, 23(2): 78-82.
- [10] 高瑞霞, 雷萌. “城市农夫”们的欢乐开园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探访 [J]. 中国合作经济, 2010(5): 25-26.
- [11] 石嫣, 程存旺.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生态农业种植模式 [J]. 中国合作经济, 2010(5): 27-28.
- [12] 雷蕾.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里的“地主”生活 [N]. 丽水日报, 2011-05-23(001).
- [13] 孟杰. 活在城市, 我也需要一块自己的地 [J]. 人与生物圈, 2010(4): 86-95.
- [14] 张尔薇. 德国出租花园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J]. 国际城市规划, 2007, 22(3): 75-78.
- [15] THOMAS F. Getting Started in Community Gardening - a guide to plann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garden projects [R]. Australian City Farms & Community Gardens Network, Living Schools, and City of Sydney, 2008.
- [16] City of Madison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mmunity Gardens. Adapted from Growing a Stronger Community with Community Gardens: An Action Plan for Madison [M]. Madison, WI: City of Madison, Spring 1999.
- [17] West Lothian Allotment Strategy Report [R]. NETs & Land Services, West Lothian Council, Allotments Strategy Consultation Record, 2010.
- [18] PEREZ - VAZQUEZ A, ANDERSON S, ROGERS A W. Assessing Benefits from Allotments As a Component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England [M] // MOUGEOT L J A. Agropoli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of Urban Agriculture. Ottawa: Earthscan, 2005: 239-266.

- [19] BRETHOUR C, WATSON G, SPARLING B, et al. Literature Review of Documented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Derived from Ornamental Horticulture Products (Final Report) [R]. George Morris Center, Canada's Independent Agri - Food Think Tank, 2007.
- [20] ILLES J. The Community Garden Movement in the UK: an introduction [M]//FERRIS J, MORRIS M, NORMAN C, et al. People, land & sustainability: a global view of community gardening. Nottingham: PLS, 2001.
- [21] NEMORE C. "Rooted in Community" New York Community Gardens [R]. The Senate Minority Office, a report to the New York State Senate, 1998.
- [22] ACTON L. Allotment gardens: A reflection of history, heritage, community and itself [J/OL]. <http://pia-journal.co.uk/article/view/pia.379/439>.
- [23] FRANCIS M. Some different meanings attached to a city park and community gardens [J]. Landscape Journal, 1987, 6(2): 101 - 112.
- [24] 李良涛, 王文惠, LORRAINE WELLER, 等. 美国市民农园的发展、功能及建设模式初探 [J]. 中国农学通报, 2011, 27(33): 306 - 313.
- [25] KUO F E. Fertile ground for community: Inner - city neighborhood common spac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8, 26(6): 823 - 851.
- [26] FERRIS J, NORMAN C, SEMPIK J. People, land and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gardens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01, 35(5): 559 - 568.
- [27] GLOVER T D. Social capital in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community gardens [J]. Leisure Sciences, 2004, 26: 143 - 162.
- [28] KAPLAN R. Som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gardening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73, 5: 145 - 161.
- [29] KAPLAN R, KAPLAN S. Preference, restoration, and meaningful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arby nature [M]// BARLETT P. Urban place: Reconnecting with the natural worl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271 - 298.
- [30] TEIG E, AMULYA J, BUCHENAU M, et al. Collective efficacy in Denver, Colorado: strengthening neighborhoods and health through community gardens [J]. Health and Place, 2009, 15: 1115 - 1122.
- [31] COMSTOCK N.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and its correlates: Exploring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gardening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4): 435 - 442.
- [32] LAWSON J. City bountiful: A century of community gardening in America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33] ACGA. What is a Community Garden? [EB/OL]. <http://www.communitygarden.org/learn/>.
- [34] 吕飞, 孙澄. 都市农园建设发展研究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05, 37(7): 999 - 1002.
- [35] 方志权. 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 [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1999.
- [36] 王中军, 张国兵. 论市民农园在我国发展的可行性 [J]. 现代农业科技, 2008(12): 290 - 291.
- [37] 董利民, 张学忙. 关于武汉发展都市农业的思考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 23(1): 126 - 128.
- [38] 马俊. 身边的“土地流转”: 大都市里农园梦 [EB/OL]. (2008 - 10 - 20) <http://www.xsnet.cn/news/bd/2008/10/20/763394.shtml>.
- [39] American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 Community Greening Review [R]. 2009.
- [40] BURCHARDT T, LE GRAND J, PIACHAUD D. Degrees of Exclusion; Developing a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M]//HILLS J, LE GRAND J, PIACHAUD D, et al.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0 - 43.
- [41] SEMPIK J, ALDRIDGE J. Social and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in the UK: the Growing Together Study [M].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Loughborough, Leicestershire LE11 3TU, 2005.
- [42] SHINEW K J, GLOVER T D, PARRY D C. Leisure Spaces as Potential Sites for Interracial Interaction: Community Gardens in Urban Areas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4, 36(3): 336 - 356.
- [43] HOFFMAN A, WALLACH J, GRAHAM M, et al. Changing perceptions in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use of the “N” word through community service work experiences: Offensive comments or terms of endearment? [J/OL]. <http://digitalscholarship.unlv.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2&context=jpmc>.
- [44] KUO F, SULLIVAN W. Environment and crime in the inner city: Does vegetation reduce crime?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1, 33(3): 343 - 367.
- [45] ENGLANDER D. New York's community gardens - A resource at risk [M]. New York: The Trust for Public Land, 2001.
- [46] The multiple benefits of community gardening, promoting and preserving community gardening across the twin cities [EB/OL]. [www.gardeningmatters.org/sites/default/files/benefits.pdf](http://www.gardeningmatters.org/sites/default/files/benefits.pdf).
- [47] ARMSTRONG D. A survey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upstate New York: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 Health and Place, 2000, 6(4): 319 - 327.
- [48] SHERER P M. The benefits of parks: Why America needs more city parks and open space [M]. San Francisco: The Trust for Public Land, 2006.
- [49] BURNS J O, ROETTIGER K, LEDLOW M, et al. The Coma cluster after lunch: Has a galaxy group passed through the cluster core? [J]. Astrophys J, 1994, 427: 87 - 90.
- [50] MESCH G, MANOR O. Social tie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local attachment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8, 30: 504 - 519.
- [51] BONAIUTO M, AJELLO A, PERUGINI M, et al. Multidimensional percep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9, 19: 331 - 352.
- [52] KLINGLE M. Spaces of Consump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J]. History and Theory, 2003, 42(4): 94 - 110.
- [53] CROUCH D, WARD C. The Allotment: Its Landscape and Culture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8.
- [54] HYNES H P, HOWE G. Urban Horti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Personal and Community benefits [J]. Acta Horticulturae (ISHS), 2004, 643: 171 - 181.
- [55] GREEN T, RECREATION N D. The Green Thumb Gardener's Handbook [EB/OL]. (2011) <http://www.greenthumbnyc.org/pdf/gardeners-handbook.pdf>.

(上接第 1596 页)

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 6 结语

生态旅游的实质是以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导,以保护资源,特别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促进环境保护与宣传教育,提高资源环境的管理水平。茅兰河口湿地公园生态旅游项目规划设计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以典型的湿地自然景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浓厚的人文生态景观为核心,采用生态设计的理念突出湿地生态旅游项目的主题,既能使游客品味到原汁原味的界江风情,又可通过向游客提供各种生态旅游产品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既能实现对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和传统鄂伦春族文化

的双重保护,又能保证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上的可持续性。

## 参考文献

- [1] 王立龙, 陆林. 湿地生态旅游研究进展 [J]. 应用生态学报, 2009, 20(6): 1517 - 1524.
- [2] 袁龙义, 费水俊, 龙利华. 湿地生态旅游开发前景的探讨 [J]. 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7(21): 10301 - 10302.
- [3] 郭晋阳, 魏峰群. 河南白龟山水库湿地生态旅游开发探讨 [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 39(36): 22446 - 22448.
- [4] 吴春英. 吉林市人工湿地建设与生态旅游资源开发 [J]. 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7(3): 1284 - 1285, 1288.
- [5] 沈杨. 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观鸟生态旅游开发及对策研究 [J]. 湿地科学与管理, 2012, 8(2): 12 - 15.
- [6] 李丽.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J]. 吉首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 33(2): 117 - 122.